冬储

□路来森

粮食收获了，要贮存，贮存是为冬天储备口粮，所以，乡下人家叫“冬储”。冬储，储下的是粮食，是一份安稳的心，也是希望和未来。冬储充足，日子才安稳，所谓“岁月静好”，对于农家来说，冬储是第一条件。

冬储，要用工具。大集体时期，生产队用的是粮仓，圆柱形，顶部是一圆锥形的帽头儿，有一种卡通般的喜感，时常，有花喜鹊站在帽头儿的顶尖上，喳喳喳地叫个不停；粮仓，中间靠下，留一小门口，门口上，设一双扇门，刚刚能钻进一个人。粮仓，用砖石筑成，有厚厚的墙壁，寻常工具是凿不开的。粮仓通常建在场院的边缘，一座一座，矗立着，是场院的卫士，更是农家心的依靠。

洁白的粮仓壁上，会写上两个红红的大字：丰收。异常醒目，远远地，走过村庄的人，就能看到，仿佛两簇跳跃的火焰，像那个时代老百姓的一颗颗“红心”。过年了，一定还要贴上一副对联：“粮满囤，谷满仓”；或者，“岁岁丰收，年年有余”等。总是那么喜庆，总是充满了希望。

遗憾的是，好多年里，生产队的粮仓，多数是半空的，或者全空的，“丰收”的时候多，有“余”的时候少，因为，粮食都交了“爱国粮”了。要等国家“返销”回来，粮仓才能储存一点粮食，才能名副其实一点。那些年，粮仓几乎成了农家“画饼充饥”的一张“饼”，徒有垂涎之思，饕餮之欲，却永远也得不到满足。仓鼠，仓鼠，粮仓里应该会生老鼠的，可那些年里，很多日子，粮仓里却连只老鼠，也没有。荒凉如此，岂不悲哉，悲哉！

好在，那个时代，很快就过去了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，冬储，就成为了农家自己的事情。那时候，收获的粮食，还不能立即卖掉，还得暂时储存。好多年里，农家冬储，要用粮囤、瓮、缸等。粮囤，是用藤条编制而成的，圆柱形，直径两三米，主要是用来储存粗粮，比如，晒干的瓜干、大豆、高粱等。瓮和缸，都是陶瓷的，深红色或者紫青色，泥土烧铸而成，硬朗、厚实，时间的烟火在里面燃烧，燃烧出一种滑溜溜的生命质感；它坚硬、密实，主要是用来储存精粮，比如小麦、小米、绿豆、豇豆、红小豆等。像“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”，精致的粮食，也要用精致的工具储存。那样，才体面，才粮粮有道。

那些年，我喜欢看父亲向粮瓮、粮缸中储存粮食的那个过程。粮食晒干，用一个簸箕，一簸箕一簸箕地将粮食倒入缸、瓮中；缓慢，从容，舒缓而有节奏。干干的粮食，倾倒的过程中，流淌出唰唰唰的声响，有一种滑润润的清脆，有一种阳光爆裂的味道，有一种麻酥酥的快意感。看看父亲的眼睛，那眼神，总是笑吟吟的，满是满足的快意，是自信的力量。一缸粮食装满了，父亲就用手缓缓地将缸面抚平，然后用力压一压，再在缸口面上覆一块塑料布，目的是为了防潮，最后，才拿一块木板，压在粮缸的口上，严严实实，合丝合缝，日子一般精密。之后，长舒一口气，如庖丁解牛，大有“謋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”的得意感，畅快感。

储存，也讲究“花样”，一些农家，对某些粮食，喜欢“原生态”地储存，力求最大程度地保留着与自然的亲密关系。比如玉米。玉米并不脱粒，而是以玉米棒的形态，储存着。鲜时，玉米棒编成串，通常是几十个玉米棒作为“一串”。成“串”的玉米棒，就搭在木架上、篱笆上，或者，干脆搭在庭院中的树杈上。高粱，亦可以穗状形态如此储存，只是，要搭成一垛一垛的，码在木架上。玉米黄，高粱红，黄黄红红，红红黄黄，色彩绚丽，靓丽，成为了农家庭院中的一道风景，举首可望。

望一望，就是满目秋野，就是满心希望；就觉得，人生天地间，永远离不开的是土地，是土地产出的粮食。汗水，吧嗒吧嗒地落在地上，硬硬的声响，砸醒沉睡的土地，土地就不会让人失望，你付出了汗水，土地回报你殷实的丰收，你就可以“粮满囤，谷满仓”，让储存，成为一种永恒和不尽……

（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）

冬日遐想

○姜红伟

冬日的风，闲散的在田野上游荡
松涛阵阵，瑞雪飞舞
奏响了北国冬天优美的乐章
一场接一场的雪，翩然而降
从田野到村镇
从乡村到城市
山川、河流、大地都披上了银装
相约冬天，相约雪花
静静的倾听一片雪花的低语
农家的日子
随着那翩翩起舞的雪花
成为这个季节，最动人的风景
一些动物们忙着储藏过冬的食物
朵朵红梅在凛冽的寒风中
静静的开放
淡淡的梅香，在冬天里弥漫
令人心旷神怡
鸟儿们在光秃秃的枝头企盼着春天的到来
北方的冬天，出奇的冷
北方的雪与雾凇
呈现出的壮丽景观，令游人流连
田野，道路与树木
是雪的道具
只要有雪的陪伴
便形成一种独特的景观

（作者系吉林省吉林市文学爱好者）

萝卜“心里美”

□耿艳菊

第一次见它，是在多年前的秋天。那天傍晚，我从市场买菜回来，路过巷口时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辆大篷车前，好奇心作祟，便凑上前去。原来是卖萝卜的，堆了一车。只是这萝卜好奇怪，圆墩墩的，蔓菁一样，还沾着褐色的泥土，一段青一段白，脏兮兮的，没有长条白萝卜的洁净。

卖萝卜的是一对中年夫妻，和萝卜一样不修边幅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，头发凌乱，衣服皱皱巴巴。男人阔壮黧黑，木讷老实，勾着头一袋袋的过称。女人细瘦伶俐，笑盈盈地收钱找钱。两人配合默契。有眼尖心细的顾客挑剔，他们也不作辩解，一味嘿嘿傻笑。

一位阿姨颇富经验地告诉我，别看这萝卜看着不怎么样，好吃得很呢。我手里已经提满了菜，也没看上这萝卜的邋里邋遢的粗笨。但忍不住好奇，拣了几个。

回去后，洗净去皮，竟露出了紫红的内里，大红大紫，隐藏在素朴的表象下。太美了，我手中的刀迟迟不忍落下。找来一个白瓷盘，把它放进去，细细欣赏。曾经我很喜欢丁立梅的《萝卜花》，被雕刻成月季模样的萝卜，大概是胡萝卜吧。那样鲜亮的桔红，单看一眼，便已喜欢上了三分。不过也仅限如此，美丽展现美丽，太应当了。而这种紫红心的萝卜不一样，如果用它雕成木槿花，那该是一种绝妙的艺术品，对它生出十分爱。

我不是雕刻家，只好把它融进烟火里，化身为盘中菜。简简单单的切丝清炒，味道空前绝后，胜过以往种种吃过的萝卜。

然而就在我为邂逅这样美的萝卜欣喜时，却发现钱包不见了。左思右想，记起了在我付萝卜的钱时，手机响了，提的东西又多，慌乱之间，把钱包落在了萝卜车上。我看看表，已是晚上十点了，外面秋窗风雨夕，不知何时下起了雨。这钱包不会有找到的希望了，好在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但心里仍然怅怅的不是滋味。

第二天早上，去市场买早点，经过巷口时，意外地看到卖萝卜的男人正站在那儿东瞅西望，手里赫然拿着我的棕白相间的格子状钱包。冷风拍打着他的衣服，裤腿上、右边的衣上尽是泥巴，一旁停着破旧的摩托车，也是泥水。不知道他从多远的家里赶来，路面湿滑，也许摔倒过。我心里一下子湿湿的，涌满感动。

他看到我，似乎长舒了一口气，把钱包递给我，讷讷地说，昨天你只顾走，我们喊你半天，你也不回头。当时又忙，没去追你，想着你一会儿肯定要回来找，可直等到天黑落雨了，你还没来。早上天不亮，我媳妇就把我叫醒来等了。说完搔了搔头，孩子一样可爱。我们都笑了。

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，非要拉他去吃饭，他坚决不肯。掏出钱给他，他竟然急得脸红了，骑上车风一样远去了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这种萝卜原来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——心里美。诚如平凡的外表下，拥有着如金似玉般贵气美好的内在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文学爱好者）

走进冬天

○姜红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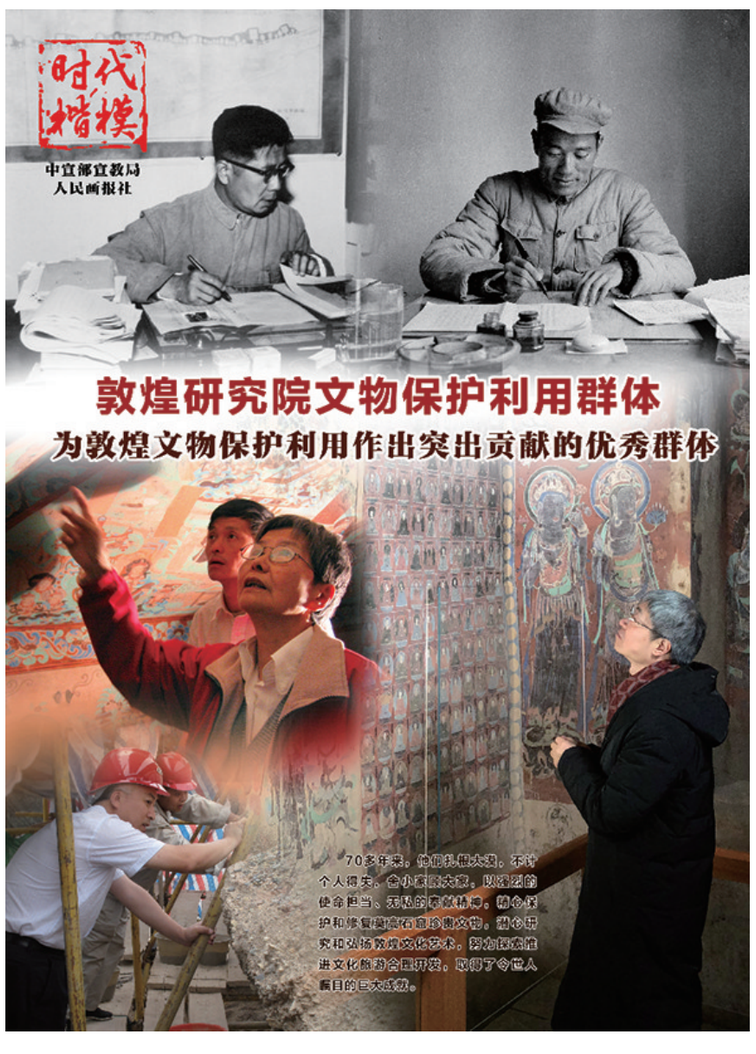
是一场雪的问候
我才方然感悟到
冬天已经悄悄的来临了
枝头上残留的几片枫叶
不停的在寒风里抖动
我不知道它们是怀念秋的伟大
还是迎接冬天的洁白的问候

失去了被绿色喂养的草木
孤零零的站在风中
那些从冬夜里醒来的麻雀
成为乡村里最动听的鸟鸣
我似乎已经隐隐看到
老家在节日里那盏红红的灯笼

一场接一场的雪翩然而落
就像我的脚步已经向着家的方向启程
那些洁白而朴素地雪啊
总能代表我的心声
童年的那个雪人
是否还守在童年冬天的那个村口
我们的欢乐与梦想
在故乡的炊烟里升腾

（作者系吉林省吉林市文学爱好者）

公益广告



市中新闻 生活需要

总编辑 褚洪波